

修正主义的鼻祖 ——伯恩施坦

彭树智

XIUZHENGZHUYE
DEBIZU
BOENSHITAN

修正主义的鼻祖 ——柏恩斯坦

美国改良派政治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
伯恩斯坦（1850—1924）

(修正主义的鼻祖
——伯恩施坦)

彭树智

陕西人民出版社

修正主义的鼻祖

——伯恩施坦

彭树智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25 字数 431,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3094·266 定价：1.7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15)
第一节 帝国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	(16)
(1) 工人贵族——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产生的阶级基础	(16)
(2)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成份的急剧 增长——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得以 泛滥的良好土壤	(24)
(3) 资产阶级统治策略上的变化——修正主义猖獗的 合适气候	(29)
(4) 工人运动向横广方面发展，机会主义不免加强	(32)
(5)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 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41)
第二节 德帝国主义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的特点	(49)
(1) 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赋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以 强烈的社会沙文主义精神	(49)
(2) 强大的工人贵族势力使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充满着帝国主义的偏见	(56)
(3) 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广泛存在导致伯恩施坦修正 主义渗透了小市民的庸人观点	(61)
(4)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伯恩施坦修正 主义的早熟形态作了思想准备	(65)
(5) 威廉二世的“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偏振	

施坦修正主义的泛滥	(73)
第二章 从热衷柏林银行业务到瑞士组成	
“苏黎世三人团”	(80)
第一节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早期活动	(80)
(1) 一个商人	(80)
(2) “合并就是一切”的鼓吹者	(84)
(3) 杜林的热烈拥护者	(92)
第二节 右倾机会主义面目的首次大暴露	(97)
(1) 投入赫希柏格的怀抱	(97)
(2)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和伯恩施坦反莫斯特 的真相	(103)
(3) 围绕在国外创办党中央机关报的一场斗争	(110)
(4) 欺骗、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	(119)
(5)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苏黎世 “三人团”的纲领	(126)
第三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 的批判	(132)
(1) 怎样看待《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32)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通告信》的准备工作	(140)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 纲领的批判	(147)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三人团”篡夺党报领导 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	(159)
第三章 一八八〇——一八九五年：伯恩施坦成 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167)
第一节 苏黎世“三人团”的分崩离析	(167)
(1) 赫希柏格的“隐退”	(167)
(2) 施拉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173)

(3) 伯恩施坦的伦敦“卡诺莎之行”	(177)
第二节 恩格斯的批评教育和伯恩施坦	
的阳奉阴违	(184)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犯错误的人采取的 正确方针	(184)
(2) 恩格斯的批评教育和伯恩施坦 的几次动摇	(188)
(3) 恩格斯的指导培养和伯恩施坦的 进步	(200)
(4) 伯恩施坦的两面派行为和恩格斯晚年对 伯恩施坦的失望	(214)
第三节 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前暴露	
出来的几个问题	(220)
(1) 吹捧马隆，成为法国可能派的辩护士	(220)
(2) 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应声虫	(232)
(3) 醉心费边主义，成为伦敦费边学校的 高材生	(241)
(4) 迷信拉萨尔，不愧为拉萨尔主义的忠实 信徒	(250)
(5) 宣布绕过革命“礁石”，沿着“议会道 路”行驶他的修正主义航船	(258)
第四章 一八九六——一八九九年：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面目的总暴露	(268)
第一节 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伯恩施坦	
向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	(268)
(1) 伯恩施坦借口评论布朗基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268)
(2) 鼓吹康德哲学，动摇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275)
(3)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283)

(4) 伯恩施坦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辩护	(287)
(5) 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特点	(291)
第二节 一八九九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出笼及其在资产阶级学者中的反应	(298)
(1) 《前提》是怎样在一八九九年出笼的	(298)
(2)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客为何称赞伯恩施坦的《前提》	(301)
第三节 《前提》是怎样和为何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306)
(1) 《前提》极力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306)
(2) 《前提》用新康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资产阶级式的“批判”	(312)
(3) 《前提》全盘否定黑格尔，用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318)
(4) 《前提》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唯物史观”和“历史宿命论”，用折中主义的“因素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	(328)
第四节 《前提》是怎样和为何广泛而详细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37)
(1) 《前提》修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337)
(2) 《前提》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	(346)
(3) 《前提》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	(351)

第五节	《前提》是怎样和为何修正科学社会主义	(358)
(1)	《前提》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358)
(2)	《前提》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364)
(3)	《前提》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当作宗教教条, 用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368)
(4)	《前提》提出了系统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372)
(5)	《前提》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377)
第五章	一八九九——一九一四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泛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	(382)
第一节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泛滥	(382)
(1)	伯恩施坦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得势	(382)
(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泛滥	(391)
(3)	中派对右派的迁就掩护和推波助澜	(399)
第二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406)
(1)	罗莎·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	(407)
(2)	弗兰茨·梅林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斗争	(421)
(3)	克拉拉·蔡特金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	(429)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429)
(4)	奥古斯特·倍倍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439)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和潘涅库克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448)

(1) 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斗争概况(448)
(2) 普列汉诺夫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哲学展开	
的原则斗争(450)
(3) 潘涅库克对伯恩施坦的批判(463)
第四节 列宁在反对伯恩施坦及其俄国同伙的斗争	
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469)
(1) 列宁对伯恩施坦的先行者——俄国“合法马克思	
主义者”的批判(470)
(2) 列宁对伯恩施坦《前提》的批判(476)
(3) 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俄国变种——“经	
济主义”的斗争(480)
(4) 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俄国形式——孟什	
维主义的斗争(490)
(5) 列宁反对取消主义以及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全面	
批判(495)
(6) 列宁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	
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501)
第六章 一九一四——一九三二年：帝国主义战争	
的帮凶、十月革命的死敌和遗臭万年的	
叛徒(516)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同盟者——社会帝国	
主义者(516)
(1) 伯恩施坦充当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帮凶(516)
(2) 伯恩施坦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狂热支持者(518)
(3) 伯恩施坦的《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辩护	
词、献策篇和诽谤书(521)
(4) 伯恩施坦由社会沙文主义嘴转变为社会和平	

主义者	(529)
(5) 列宁关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理论		
总结	(537)
第二节 十月革命的恶毒诽谤者——列宁主义的		
死敌	(543)
(1) 伯恩施坦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先驱者”	(543)
(2) 伯恩施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资产阶级		
民主	(549)
(3) 伯恩施坦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		
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	(556)
(4) 伯恩施坦以“俄国发展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		
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	(566)
第三节 艾伯特、谢德曼反动政府的“股肱之臣”		
和遗臭万年的叛徒	(571)
(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言	(571)
(2) 伯恩施坦是怎样为艾伯特、谢德曼反动政府		
效忠的	(574)
(3) 遗臭万年的叛徒	(583)
附录一：伯恩施坦活动大事年记	(590)
附录二：伯恩施坦派及其有关人物小传	(609)

序　　言

(一)

记得俄国文学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的序言中说过：“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它或者用来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作为批评者的答辩。但读者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刊物上的攻击，因此他们不看序言。”

莱蒙托夫这段话确实是经验之谈。我这篇序言就是按他的第一句话所讲的方法写的：“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但我对序言的命运却不象他第三句话讲的那样悲观，因为我并不否认序言的重要性。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是对批评者的答辩，都有助于作者和读者在思想上的交流。当然，他讲的第三句话是对的，我的序言就从本书的写作目的谈起吧。

我早就想写一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人物评传。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一个查老谱、追根溯源的想法，促使我开始着手准备有关材料。我始则出于义愤、继而则更多地出于科学，从研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我计划写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如愿以偿。

时间如流水般地消逝，转瞬间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叛徒、

实国威林彪的自我爆炸，使机会主义者队伍中，又增添了一名打破世界记录的后继者。写一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人物评传的计划，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写作日程。我调整了人物的顺序表，决定先写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考茨基，再写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人物之外，还准备写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分裂主义者巴枯宁和第三国际时代的托洛茨基。这些人物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点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引起了我探讨其中内在联系的兴趣。一九七三年，《叛徒考茨基》脱稿了。一九七四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一版。一九七五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这本书受到读者的欢迎程度，出乎我的意料。这种欢迎，对我说来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在不长时间内，我就写完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的初稿。同时，也开始着手准备托洛茨基问题的材料。

我并没有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课程的教学工作，仅仅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略事过涉猎，当然更谈不上研究工作了。只是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产生了一些想法，作了一些尝试，并且看起来似乎一发不可停止地写下去似的。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前进的，我这个小小的计划也在它的实施过程中经历着曲折的道路。在“四人帮”猖狂的日子里，不但巴枯宁、托洛茨基的宗派主义、阴谋手段和左倾机会主义问题成了禁区，而且一向成为定论的“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的命题，也似乎成了问题。我被好心的朋友告知，“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的提法与评论《水浒》的最高指示相抵触，应当改一改。据说，“修正主义鼻祖”不应当是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伯恩施坦，而应当是十二

世纪初期中国的宋江。修正主义从帝国主义时代提前到了封建社会，而它的鼻祖却竟然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施耐庵一部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茫然，真是感到茫然！冷静考虑的结果，看来这不是改一改题目的问题。我已经走进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之中了。于是，计划时沉时浮，书稿拿拿放放，欲改不成，欲罢不忍。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开始了这部书稿的修改工作，而修改工作又恰恰是从“苏黎世三人团”一章开始的。“三人团”，“四人帮”，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我终于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原来在结帮组派、搞机会主义这个共同点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照这样看来，说“四人帮”的鼻祖是伯恩施坦还真是有点根据呢。

本书先后有两次较大的修改。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六月至八月，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至十月。两次修改中，主要考虑的是伯恩施坦的演变特点。在第二国际时代，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前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伯恩施坦和他们不同，他前期不好，后期更坏，中间一段时间较好。从这个角度看，他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是更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但是，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相区别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他是修正主义的鼻祖。我认为这个概括，反映了伯恩施坦不同于其他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特点。

(二)

列宁在批评普列汉诺夫时曾经说过：“正如过去为了反对伯恩施坦，必须反复地说明和详尽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现在为了反对普列汉诺夫，也必须这样做”。①看来，为了反对“四人帮”，甚至必须从什么是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鼻祖这样的普通常识解释起。修正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是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潮。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从两个不同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种是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成为当时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另一种是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以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等西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它在当时并未构成体系，没有成为主要危险。

谈到修正主义问题，还有一种糊涂观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修正，凡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其实，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人们已经对修正主义者与修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东西的革命者之间，作过明确的区别。梅林在一九〇三年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中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的截然不同的估计，而分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正统派”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万无一失的教条，而是一种科学方法；它是由历史发展中成长，并

①《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四五页。

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梅林说：“同这一点完全相适应的是，那些善于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方法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得出的科学结论，正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①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批判普列汉诺夫“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的教条主义态度时，引用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的话：“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列宁明确地指出：“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要在千变万化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面前，有勇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过时的东西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决不是修正主义。

追溯一个思想体系的渊源，是全面了解这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实质的科学方法之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资产阶级学者围着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打转，特别是用洛贝尔图斯这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在出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德译本时，特别强调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的真祖的

①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青载繁译，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四卷，第三四五页。

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五七页。

翰·格雷的地方”，“作为附录印在《贫困》的后面。”他认为：“这样我们就完全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整个这一方面，从而也就回击了洛贝尔图斯的乌托邦”^①。很清楚，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时，运用了追根溯源的科学方法，认为不追溯到他们的鼻祖、欧文主义的信徒约翰·格雷那里去，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它的回击也不够有力。可见，重视对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的批判，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料在“四人帮”猖獗时期，出现了伯恩施坦不是修正主义鼻祖的论调，据说这种修正主义不是舶来货，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土产品”。这种土产品名曰“宋江牌”的修正主义，梁山泊聚义厅上坐第一把交椅的宋江，兼任“修正主义的鼻祖”了。真是把人弄得啼笑皆非！为了反对“四人帮”，我们又不得不从“修正主义鼻祖”这个普通常识讲起。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这本来是极普通的常识。学过世界历史的中学生，哪一个不知道这个问题呢？连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否认这个历史事实。例如，一九六二年美国普莱格出版社出版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就把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的“先驱者”而列为首位的。该书主编奥波德·拉贝兹在绪论中承认：修正主义“开始于爱德·伯恩施坦”。出于对“四人帮”的义愤，我特地查了一下“鼻祖”的典故。按“鼻祖”最早见于汉代文学家扬雄的《反

^①《恩格斯致伯恩施坦》（1884年10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二二五页。